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初版

杜工部生平及其詩學淵源和特質

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

著作者：陳 瑤 璣

住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六段三十之二號（三樓）

發行者：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景美區仙岩路十巷二十五弄一號

門市：台北市師大路四十五號地下

電話：三九三八〇二〇・九三二四五一七

郵撥帳號：一六二六三

發行人：朱 道 序

印刷所：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管理處登記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八七五號

111
035
249

目次

序言

第一章 家學淵源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杜甫的遠祖——杜預

第三節 杜甫的祖父——杜審言

第二章 師友淵源

第一節 杜甫與李白

第二節 杜甫與岑參

第三節 杜甫與高適

第四節 杜甫與王維

第五節 杜甫與元結

第三章 杜甫詩學的造詣

第一節 力學致用

五三

四八

四三

三六

二八

二二

一六

二

一

第二節	倣古鑠今	五六
第三節	精鍊創作	七一
第四章	杜詩特質的地理因素考	
第一節	前言	七五
第二節	杜甫少壯期的生活環境	七六
第三節	長安地區	八三
第四節	秦州地區	一〇〇
第五節	成都地區	一一五
第六節	夔州地區	一四五
第七節	湘潭地區	一七九
第五章	杜詩特質的時代因素考	
第一節	杜甫寫實詩的詩史特質考	一九五
第二節	杜甫的道德思想	二二八
第三節	杜甫的政治思想	二四〇
第四節	杜甫的藝術心理	二五三
第五節	關於杜詩內容的特質	二六〇

第六章 關於杜詩體式的類別與修辭

第一節 文化背景……………二七一

第二節 杜詩的類別與統計……………二七二

第三節 修辭技巧……………二七四

第四節 關於杜詩的屢用韻……………二九四

第七章 杜甫對後世的貢獻

第一節 杜詩對我國後世的影響……………三〇五

第二節 杜詩對日本古典文學的影響……………三二三

第八章 結 論……………三三六

本文主要參考書目……………三四一

附 錄：

一、秦蜀地區圖

二、夔州地區圖

三、洞庭湖與湘潭地區圖

陳瑤璣 著

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行

杜工部生平及其詩學淵源和特質

序 言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陽人，後遷居河南鞏縣，係出帝堯裔孫劉累之後。唐睿宗先天元年（西元七一二）生於鞏縣瑤灣。代宗大曆五年（西元七七〇）卒於荆楚間，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至憲宗元和八年（西元八一三）其孫嗣業，始將其柩歸葬河南偃師縣西北之首陽山。

杜公以詩名以後世，有詩聖之譽，得詩史之號，與詩仙李白齊名，世稱「李杜」。唐貞觀年間詞人墨客甚盛，然洎開元、天寶間右文之時，人才蔚起而挺生李杜者，良有以也。李白乃豪放而才由天授，但詩聖杜甫，則混茫而性以學成者也。況李杜二人之性格或環境等，皆有相異之處，是以其詩作意象與風格，亦自不同。嚴滄浪所謂「子美不能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子美之沈鬱。」豈虛然哉？

杜公誕膺天衷，自幼聰睿明哲，勤學博聞，七齡能詩文。及長嘗周流吳越，北至齊趙，故開元全盛之際，已有誇八荒凌九霄之宏志矣。然天寶間，以長安饑饉而慘遭子殍之痛，旋復逢安史禍亂。時或身陷賊區，或奔赴鳳翔行在，歷顛沛流離之生涯，受風霜兵戈之愁苦。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七月華州棄官以後，越隴客秦，雖嘗客居成都、漢西諸地，不久又舟出三峽而浮荆渚，略洞庭，旅湘潭。以此足明杜公畢生非僅身遭離亂，迫於衣食，其足迹幾半九州。故其詩篇誠能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改或收，或新或故

By W. L. 144/24

，均能以直觀之理哲或聯想等意象而權事制宜者也。凡登山臨澤，或遊歷勝蹟，或酬舊抒懷之作，亦富巧奪化工，曲盡物理之妙。尤以憂國憫民之忠愛精神，而出以比物託頌之歌詩，集中屢見不鮮。可知杜公雖數逢寇亂，而挺節無所汙，自爲歌詩，以見其傷時撓弱之懷焉。

本書則時空並重，而尤重其精神氣體間之關鍵，以探討其雄奇偉壯或沈鬱頓挫之特質。故諸如其家學遺傳、詩學造詣、交遊、地理因素、時代背景或體式、貢獻等，皆列爲稽考之範疇。然作者才疏學淺，所論或無當於大雅，聊作野人之獻曝耳。再者因付梓匆促，錯誤難免，尙祈博雅先進，不吝賜教。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一日陳瑤璣謹識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原
书
缺
页

乙、忠勇善戰：

晉武帝當時雖已平定中原，但東吳仍據江左。武帝深恐有禍患之憂，暗中有意圖滅吳之計，而朝廷衆臣大多因苟且偷安，紛紛反對，唯有杜預、羊祜、張華等三人支持其策。嗣後鎮南大將軍羊祜因病推舉杜預代行其職。杜預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司，一直到羊祜病逝後，又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駟馬。當杜預至荊州任所之後，就積極繕甲兵，耀武威，選精兵，強化陣容以銳襲東吳所據守的西陵，並大敗其名將張政。故杜預又因功受封三百六十五戶。

當時張政因據要地，且以無備取敗爲恥，不以喪失的實況報告孫皓。因此，杜預更爲離間東吳邊將，特示要遣返其戰俘給孫皓。皓果然以忿怒召回張政，並改派武昌監劉憲取代其職。杜預目覩東吳的大軍已調集於邊境，而又因將帥移易之際，賊之內部已呈傾蕩之勢，便上表請示皇上伐吳之期。按杜預說：

「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使用委棄火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學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譏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杜預於旬月中又上表說：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又說：

「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免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時武帝正與中書令張華對坐下棋，而杜預所上的表文適至，張華便推枰斂手說：

「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勢而定。」

武帝聽取張華所諫之言後，才准許杜預即時出師伐吳。

杜預於太康元年（二八〇）正月，陳兵於江陵，一面派遣將軍樊顯、尹林、鄧圭及襄陽太守周奇等人，率領大軍取道江西而上，勢如破竹，連克數城邑，皆如杜預的戰略進攻。而另面又派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人，統領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並大張旗幟，起火巴山，衝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時吳人歸降者竟有一萬多人。然周旨與伍巢的軍隊都埋伏在樂鄉城外，而吳都督孫韻則派王濬率卒抗拒，結果吳軍又敗北而退。

孫韻因不防有他，終於被周旨等所發的伏兵隨其軍進入營中所虜。所以當時晉軍裏作了一首歌詞說：「以計伐戰，一當萬。」。

晉軍尋又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戰敗偽裝請降，而列兵登陴，但又被杜預所攻下。長江上流

既平，沅湘以南至交廣，東吳的州郡都望風歸命，奉送印綬。杜預則杖節稱詔，綏撫該區。

嗣後，杜預遂指授郡帥，趁勢循江南下，連戰連捷，立威已振，徑造秣陵，終於平定東吳。

杜預視清東吳後又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計有九千六百戶，封子杜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據右可知，杜公的遠祖杜預是位忠勇善戰的兵法家。

丙、仁心濟世：

杜預是位仁者，當時天下雖安，但不把衛國愛民的任務置於腦後，故反而更認爲忘戰必危，而勤於講武，謹防不義，冀能達成國泰民安的志望。

杜預平素除了加強鞏固國防設施外，又治滢清諸水，以供灌溉原田一萬多頃，對農田水利助益甚大，且實施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以是頗受老百姓的信賴，因而他有被譽爲「杜父」。

其次，杜預認爲舊水道，僅有沔漢二水能流逝至江陵，雖然有一千幾百里之遠，但北端無通路，而且又因巴立湖位於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地勢險要，實有鞏固荊蠻之需，所以開闢揚口，起自夏水至巴陵地區，凡一千多里，如此不僅能瀉長江之水，又可通零桂之漕，所以南方一帶的老百姓歌頌說：「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再其次，如咸寧四年（二七八）秋季，因遭受大霖雨，稻田蝗蟲猖獗，農作物失收甚多，故杜預便上疏，建議多陳農要事於食貨志。他在任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計，因此，無論朝野

茲語頌不已，而被譽爲「杜武庫」。

此外，杜預於業餘嘗精研經史，造詣極佳，所以可算是晉時的宏儒碩學之士，並精通天文、地理之屬。

按杜預認爲時曆差舛，不應晷度，便奏上採用二元乾度曆，推行於世。又如：

杜預以孟津渡險，深恐有覆沒之患，而爲官民之安全計，就提請興建河橋於富平津，以利其行，但當時有人提出異議說：「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這時杜預回答說：

「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當那座橋落成時，晉武帝跟文武百官都赴宴致賀說：「非君此橋不立也。」杜預回答說：「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其謙虛的涵養亦於此可見。故杜公在祭遠祖當陽侯君一文說：

「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河水活活，造舟爲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毒。」可知晉杜預一生對國家社會實有如此卓絕的貢獻，所以真堪稱杜預是位仁心濟世的政治家。

丁、造詣與貢獻：

杜預爲人誠正，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事慎言，立功後乃沈浸醖郁，遊於藝林，並完成一部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又參考衆家譜第，著有釋例十五卷，此外，還有盟會圖春秋長曆，女記讀十卷，備成一家之學，對於學術研究上實具有參考的價值。

茲依其忠愛思想的淵源來說，儒家的經史對杜預的德業上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例如：春秋左傳是杜預最愛好的一部經籍。

據晉書本傳載：

「杜預亦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故足明杜預對春秋左傳的研究也是造詣匪淺的。

例如：對春秋命名之由，說者雖多，但杜預所說的是較為可據的。按杜預在春秋左傳序說：「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又如：對於春秋的本質說：

「其發凡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

懲惡而勸善，……」

至於左傳的特性，按文心雕龍史傳篇說：

「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又說：「春官存亡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可見「左傳」一書除了具有史學價值外，又能傳授經旨。

按曾鏞說：「以文而論，左氏豔而富。昔人既言之，而其辭氣從容溫雅，視戰國之文，兩不相侔。若其敘列國會盟侵伐，或仗信義，或仗作謀，自皆當時實錄，非左氏自爲之。」又說：「觀左氏傳中，多引易詩書禮樂之文，以論是非，于經蓋無不通。若所稱劉康公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之命，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制，以定命也。』則古今道者奉爲至精至粹之言。」

又按：崔述則說：

「左傳載二百餘年之事，細心求之，聖人之意，自可窺測。左傳之遠勝於二家者（公、穀），正在事實也。」

又按：錢錡則說：

「左傳之作，漢儒相傳爲左丘明，其時代則劉歆、班固，皆以爲與孔子同時，然不明言爲孔子弟子。惟杜預序以爲受經於仲尼。」又說：

「左氏雖非孔子弟子，必爲魯史官，而受學於孔子諸賢。蓋春秋藏於魯太史，未必遠播楚與三晉。況聖學之傳，多在齊魯，其爲魯人無疑。其續經至孔子卒，以示尊聖，又多述夫子論斷。若克己復禮，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之爲仁，皆能證爲古語，必實聞孔子緒論於子貢、季路、冉有諸賢亦時寓尊崇之意。其爲受學於孔門弟子又無疑。」

又如史記說：

「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記，成左氏春秋，此謂立明述傳。」

據右舉前人所述足知左傳的內容實有聖人之意。又如先王所重的經國要義，或事關治國的得失成敗，是屬於一部可考的實錄，而且也多述儒家的哲理，以論是非的史書。

茲按左傳的繫年別，依次將有關仁德之聖意列舉於后，以資參證。

僖公三十年：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右爲晉文公對自己的部屬所說的話，當時秦穆公會援助晉國平定內亂有恩於晉，所以晉文公的仁德於右說可見。（參閱秦晉穀之戰）

僖公三十三年：「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按論語載：

孔子告訴子產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 又按：

仲弓問仁。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又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孔子回答說：「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爲政）
宣公四年：「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鄭人立子良。』」

按晉語說：

「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撓無後害，知也。是以武與仁知對言，則勇字之意。……無能達，言不能達其仁也。」又按：

杜預說：

「不能自通於仁道，失語氣矣。子家爲正卿而不能討子公，故以權不足責之，然特論其勢，而未及其情，故此又論不武，以讞其罪焉。……」

成公九年：「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按右舉所說，其意即指凡是存有仁、信、忠、敏等四德的人，必能成大事。

按箋說：「仁以接事者，百事皆以不背本之仁，接之也。守之，成之，行之，皆斥事也。」

襄公七年：「晉公族穆子曰：『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

按右爲穆子說，凡是備有德、正、直三項涵養的人就可說是仁。這是符合儒家的仁德精神。

昭公元年：「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莠，雖有飢饉，必有豐年。』」

昭公三年：「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昭公七年：「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按論語載：「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季氏）儒家素來皆以禮爲立行之本，又以此表明做人的道理。

如：論語顏淵篇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可見儒行以禮爲宗，而且也因能知禮，所以更爲世所重。

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